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門法律卷五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門法律卷五

南昌喻昌撰

中風門

論一篇

律六條

中風論

喻昌曰中風一證動關生死安危病之大本而且重莫有

過於此者內經風痺痿厥四證各有顛論獨風論中泛

及雜風至論中風惟曰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為藏府

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不過兩述其名而已
後論五藏并胃府之風亦但各述其狀而已賴仲景金
匱書表章先聖云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
舉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又云寸口脈浮而緊
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
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
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
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流涎沫

又云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營緩則為亡
血衛緩即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痒而癢疹心氣不足
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以及五藏風脈死證語語金
鍼大有端緒之可求矣仲景以後英賢輩出方書充棟
何反漫無取裁坐令中風一證鮮畫一之法治之百不
一效昌生也晚敢辭不敏逐條引仲內經仲景聖法為
治例而先立論以括其要焉然世咸知仲景為立方之
祖至中風證仲景之方首推侯氏黑散為主方後人罔

解其意謹并明之夫八風之邪皆名虛邪人身經絡營衛素盛者無從入之入之者因其虛而襲之耳內經謂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禁之不能傷也又謂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靈樞亦謂聖人避邪如避矢石是則虛邪之來為害最烈惟良工知禁之聖哲知避之矣然風為陽邪人身衛外之陽不固陽邪乘陽尤為易入即如偏枯不仁要皆陽氣虛餒不能充灌所致又

如中風卒倒其陽虛更審設非陽虛其人必輕矯便捷
何得卒倒耶仲景之謂脈微而數微者指陽之微也數
者指風之熾也所出諸脈諸證字字皆本陽虛為言然
非仲景之言而內經之言也內經謂天明則日月不明
邪害空竅可見風性善走空竅陽虛則風居空竅漸入
府藏此惟離照當空羣邪始得畢散若胸中之陽不治
風必不出矣扁鵲謂號太子尸厥之病曰上有絕陽之
絡下有破陰之紐見五絡之絡於頭者皆謂陽絡而邪

阻絕於下其陽之根於陰陰陽相紐之處而正復破散
於下故為是病古人立言之精若此仲景以後醫脈斬
焉中斷後賢之特起者如劉河間則主火為訓是火召
風入火為本風為標矣李東垣則主氣為訓是氣召風
入氣為本風為標矣朱丹谿則主痰為訓是痰召風入
痰為本風為標矣然一人之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曷
不曰陽虛邪害空竅為本而風從外入者必挾身中素
有之邪或火或氣或痰而為標耶王安道謂審其為風

則從內經審其為火為氣為痰則從三子徒較量於彼此之間得非無權而執一耶且從三子固各有方論可守從內經果何著落耶中風門中大小續命湯及六經加減法雖曰治風依然後人之法也金匱取古今錄驗續命湯治風痺之身無痛而四肢不收者仲景所重原不在此所重維何則驅風之中兼填空竅為第一義也空竅一實庶風出而不復入其病瘳矣古方中有侯氏黑散深得此意仲景取為主方隨製數方輔其未備後

人目覩其方心炫其指詎知仲景所為心折者原有所本乃遵內經久塞其空是謂良工之語耶觀方下云服六十日止藥積腹中不下矣久塞其空豈不彰明哉後人以無師之智爚亂成法中風之初治其表裏風邪非不外出而重門洞開出而復入乃至莫禦者多矣又謂一氣微汗一旬微利要亦五十步之走耳正如築堤禦水一旬一氣正程功課效之日豈有姑且開堤泄水重加板築之理哉是以後人委曲偏駁不似先聖直切精

粹諸家中風方論直是依樣葫蘆不足觀矣非然也三
人行必有我師况綜列羣方贊其所長核其所短俾學
者一簡勘而心地朗然坐進此道用之如鍾離丹熟銅
鐵皆金其師資於前賢豈不大耶謹論

中風之脈各有所兼兼則益造其偏然必顯呈於脈蓋
新風挾舊邪或外感或內傷其脈隨之忽變兼寒
則脈浮緊兼風則脈浮緩兼熱則脈浮數兼痰則脈
浮滑兼氣則脈沉濇兼火則脈盛大兼陽虛則脈微

亦大而空兼陰虛則脈數亦細如絲陰陽兩虛則微
數或微細虛滑為頭中痛緩遲為營衛衰大抵陽浮
而數陰濡而弱浮滑沉滑微虛散數皆為中風然虛
浮遲緩正氣不足尚可補救急大數疾邪不受制必
死無疑若大數未至急疾猶得不死經言風氣之病
似七診而非故言不死可見大數為風氣必有之脈
亦未可定為死脈耳

岐伯謂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仲景謂風之為病

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舉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門戶指入絡入經入府入藏言也經言百病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於腸胃此則風之中人以漸而深其人之門戶未至洞開又不若急虛卒中入藏之驟也仲景會其意故以臂不舉為痺敘於半身不遂之下謂風從上入臂先受之所

入猶淺也世傳大拇一指獨麻者三年內定中風則又其淺者矣然風之中人必從榮衛而入風入榮衛則榮脈改微衛脈改數引脈以見其人必血舍空虛而氣分熱熾風之繇來匪伊朝夕也

內經言偏枯者不一曰汗出偏阻曰陽盛陰不足曰胃脈內外大小不一曰心脈小堅急曰腎水虛靈樞亦叙偏枯於熱病篇中皆不言風皆不言其本於何邪豈非以七情饑飽房室凡能虛其藏氣致榮衛經

脈痺而不通者皆可言邪耶河間主火立說即腎水
虛陽盛陰不足之一端也東垣主氣立說即七情鬱
遏之一端也丹溪主痰立說即飲食傷脾之一端也
一病之中每多兼三者而有之安在舉一以括其他
乎經云不能問其虛安問其餘偏枯病陽盛陰不足
固有之而陽氣虛衰痺而不通者尤多可問其餘耶
中絡者肌膚不仁中經者軀殼重著中府即不識人中
藏即舌難言口流涎沫然中府必歸胃府中藏必歸心

藏也

中絡邪正入衛猶在經脈之外故但肌膚不仁中經則邪入於榮脈之中內而骨外而肉皆失所養故軀殼為之重著然猶在軀殼之間至入府入藏則離軀殼而內入邪中深矣府邪必歸於胃者胃為六府之總司也廩於腸胃非舉大小二腸並重蓋風性善行空竅水穀入胃則胃實腸虛風邪即進入腸中少頃水穀入腸則腸實胃虛風復進入胃中見胃風必奔

迫於二腸之間也風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津液結
為痰涎壅塞隧道胃之支脈絡心者纔有壅塞即堵
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也諸藏受邪至盛必迸
入於心而亂其神明神明無主則舌縱難言廉泉開
而涎涎沫也

偏枯病脈之遲緩見於寸口榮衛之行不逮也外則身
痒而癢疹內則胸滿而短氣榮脈內外邪氣充斥去府
不遠矣

脈之行度一晝一夜復朝寸口榮衛氣衰寸口之脈
遲緩不逮身痒癢疹非但風見於外由榮衛氣弱自
致津凝血滯也胸滿非獨風見於內由榮衛不行邪
混胸中阻遏正氣也榮衛氣衰邪之入府入藏孰從
禁之故以寸口脈辨其息數斯邪入之淺深可得而
諦之耳

昔人云中府多著四肢用一多字明是卜度之辭乃
遂執此語以當中府見症何其疎耶夫四末在軀殼